

著 译
苏 邦 达 列 夫
吴 德 德 艺
杨 大 兴
袁 亚 男

最后的 炮轰

花山文艺出版社



最后的炮轰

〔苏〕邦达列夫 著
吴德艺
杨大兴 译
袁亚男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石家庄

最后的炮轰

〔苏〕邦达列夫 著

吴德艺 杨大兴 袁亚男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1/32 8 7/8印张 2插图 148,000字 印数：1—44,9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90 定价：0.76元

第 一 章

深夜十一点多钟，诺维科夫大尉前来查哨。

他沿着高地走着。秋天的夜啊，伸手不见五指；秋天的风啊，在松树梢上低沉地悲鸣。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北方寒气直锥骨髓，整个高地怒吼着，好像是经受过一场难以想象的火山爆发，一个劲地颤抖着。

偶尔有几颗照明弹从德军先遣部队驻地腾空而起，但很快就被狂风卷去，熄灭在附近那黑沉沉的半圆形的高地后面。机枪沉默着。在右边的低地上，即座落着波兰城市卡斯诺的地方，那摇曳不定的火光无声地闪烁着，接着便销声匿迹了，好象是被吹灭了似的。

诺维科夫在黑暗中不仅看不见武器，也看不见哨兵，他双手插在口袋里，默默地走着，风狂暴地掀动着他的大衣衣襟，——这阴沉寒冷的喀尔巴阡山脉是何等偏僻，此时，一种忧郁、寂寞之感便油然而生。最近一个星期，诺维科夫不止一次地感到悲戚，而且总是在夜间，在短暂的沉寂之中。其主要原因是不难解释的，因为四天前，在攻克卡斯诺城的时候，他的炮兵连破天荒

第一次有九人阵亡，其中包括驾驶排排长。诺维科夫无论如何也无法宽恕自己。

“哨兵！”诺维科夫小声叫道。他收住脚步，根据声音判断着一排窑洞的位置。

没有应声。

“哨兵！”他放开嗓子重叫了一遍。

“啊？”

在窑洞的入口处，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映入眼帘，斗篷沙沙作响，黑暗中，有人用压低了的声音反问道：

“啊！谁在这儿？”

“你这个‘啊’是什么意思？真是活见鬼！”诺维科夫怒冲冲地骂道。“在捉迷藏吧？”

“站住！你是谁？”哨兵提高嗓门，厉声威吓道，把枪栓弄得咔嚓直响。

“大概醒了吧？那边窑洞里在吵闹着什么？”诺维科夫仍用先前那种口吻问道。“干吗不吭声呐？”

“奥夫契尼科夫在大发什么议论，大尉同志，”哨兵胆怯地咳嗽了一声，吞吞吐吐地说。“他们干吗骂个没完没了呢？”

诺维科夫推开了窑洞的门。低矮的圆木顶下人声鼎沸。室内烟雾弥漫，德国油碟中的紫色光线漂浮着，影影绰绰地映出坐在桌边和铺板上的战士。他们的脸膛红通通的。大伙儿抽着烟卷，

七嘴八舌地吵闹着。一排排长奥夫契尼科夫中尉，将桌子一拍，慢悠悠地欠起身子。他漂亮的薄嘴唇显出很自尊的样子。他漫不经心地把手枪套从胯股推开，端起斟满酒的缸子，嘶哑地叫道：

“别吵啦，让我们为莲诺奇卡^①干杯！怎么样，弟兄们？大伙儿一起干！”

回答他的是一阵混乱不堪的狂叫。紧接着叫喊声嘎然而止：大家看到了一声不吭地站在门口的诺维科夫大尉。他紧锁眉头，朝桌边走来。

“瞧这儿，真是硝烟弥漫！”他说。“卫生指导员也在这儿吗？”

大家知道，这儿离德寇阵地只有一百五十公尺，但仍旧忍不住要寻点乐趣，——这并不使诺维科夫感到惊奇。他感到诧异的是，在这刺鼻的马合烟味中，在这使人发昏的吵闹声中，卫生指导员莲娜·科洛斯科娃竟然坐在铺板上。她坐着，双手抱住膝盖，身子前后摇摆着，同无精打采的、轮廓模糊的司门炮手利亚加洛夫交谈着，发出阵阵低沉的、亲切的笑声。

“嘿，她笑得还真夺人心魄哩，”诺维科夫愤然地暗自思忖。“她是喝醉了，还是想在奥夫契尼科夫面前卖俏？她何必这个样子呢？”为了更加

① 莲诺奇卡是莲娜的爱称。

激起自己对这种轻佻的笑声的反感，他怒目瞪着她，然后又瞪着奥夫契尼科夫，厉声问道：

“你们在这儿搞什么名堂？举行婚礼？”

他这话说得可真不大得体，大伙儿蓦地哑然无语。室内顿时鸦雀无声。莲娜困惑不解地向他投过一瞥，禁不住噗哧一笑。她从铺板上敏捷地跳了下来，从桌上抓起别人的酒杯，朝诺维科夫逼近，亮晶晶的含着笑意的眸子直瞅着他的双眼。

“对，一点不错，”她点了点头，说，“这儿在举行婚礼。祝贺我和奥夫契尼科夫吧！”接着，她命令道，“奥夫契尼科夫中尉，给大尉拿酒来！”

诺维科夫一声不吱。看来（不瞒你说，只是一般看来），她并没有喝醉，炯炯发光的眼睛果断地上下打量着他。他向她俯视，只见她那从衣领中露出的纤细的脖子格外柔嫩，双肩窄窄的，胸部挺结实，但并不太凸出，紧裹在呢制服里，腰部系着一根宽宽的皮带。

诺维科夫不止一次地发觉自己被卫生指导员不断的、大胆的挑衅弄得无地自容。他感到自己在默不作声的战士们面前面红耳赤，这真使他火冒三丈，因此，他严厉地说：

“您的玩笑开得并不怎么高明，卫生指导员同志！”尔后，他转向奥夫契尼科夫中尉，用命令的口吻说，“别再胡闹了！你们在这寻什么开心？”

有什么可高兴的？全都给我去休息！”

奥夫契尼科夫中尉自尊地眯缝起毫无醉意的眼睛，瞅着没喝干的酒杯，问道：

“您是怎么啦，大尉同志？今天可是我的生日呀。不服气吗？我已满二十六岁了。利亚加洛夫，给连长斟酒！大尉同志，我们来喝个痛快，怎么样？……让整个欧洲都硝烟弥漫吧……”

司臼炮手利亚加洛夫是个中年战士，个头不高，其貌不扬，瘦巴巴的腮上布满了金黄色的胡须。他为难地朝奥夫契尼科夫和连长眨了眨眼，犹豫不决地从壶里倒出满满一杯酒，向诺维科夫递去。

“大尉同志，您不嫌脏吧？这……挺干净的！”

利亚加洛夫被公认为是个滴酒不沾的人，连他现在也喝了起来，而且还将酒杯递了过来。他这一着儿可彻底地搞坏了诺维科夫的情绪。他一把推开利亚加洛夫的手，讥诮地冷笑着说：

“恭喜恭喜！”他稍微弯起身子，朝门口走去。

他已经走到门槛了，只觉得身后的寂静叫人受不了。他之所以感到不痛快，是因为他刚才给窑洞里，给他所喜爱的奥夫契尼科夫排的战士带来了冷冰冰的、怒冲冲的气氛。他知道，莲娜被男人的经常性的青睐诱得淫荡起来，——这一

切，不消说，与她过去在团部侦察队的服役是分不开的。她是在她那莫名其妙的罗曼史发生两个月之后来到炮兵连的。关于她这件风流韵事，消息灵通、无所不知的团部文书们也只好缄口不语。但各种流言蜚语仍不脛而走：说她打破了团参谋的脸，差点儿没用枪把他崩掉。然而，诺维科夫很难相信会有这种事。有些传闻还说得头头是道，说她与侦察兵们有暧昧关系。诺维科夫望着她那窈窕的身段，她那被制服勾勒而出的，尽管端端正正，但仍有几分邪恶的胸部以及她微笑时从眼中射出的炽热的光芒。他常听到她的笑声，每当他听到这好象也暗含邪恶的笑声时，他感到一股病态的怒火流遍全身。他之所以怒火中烧，是因为她好象成了众人的捕获物，唯独对他而言，才是个不易狎昵的女人。在这个新的卫生指导员刚到连队的头几天里，他对她粗暴无礼，冷嘲热讽，有时当着她的面也禁不住流露这样一种强烈的表情：我可不是好惹的，可不是你所看到的那种脓包！事后，当他独自一人躺在窑洞里时，他回想起当面骂她时的那种感受，便觉得非常苦恼，不得安宁。有了这种女人，使得他在连里都没脸见人。但与此同时，又是她有某种东西在强烈地吸引着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怎么也说不清。

诺维科夫从窑洞走出后，伫立在秋夜的黑暗

中，任凭寒风吹拂。他想到，他是在全连只剩下二十个炮手的时候，在他务必也得亲切待人的时候，却叫战士们和莲娜受了委屈，这使他痛苦不堪。

风在耳边呼啸，在松树低沉的吱吱声中，诺维科夫仿佛听到醉汉的嘈杂声；他体验到一种熟悉的悲戚之感，因为窑洞里的那些人无思无虑地喝酒，高声谈笑，好象压根儿没把昨天埋葬的战友当一码事。

他摸索着找到了树墩——这是在白天看到的。他坐了下来，死劲地搓着没刮的脸，凝视着前方的黑暗，就在那高地的后面，离这儿一公里半的地方，即卡斯诺城的西边，架着阿列申少尉的两门大炮。那里是炮兵连的第二排，对这个排，诺维科夫是极其关心的。

“我该走了！”离诺维科夫几步远的地方传出了急促的话语。

人声从窑洞发出后，便静息下去了。一道黄色的光带洒到灌木丛中，在离诺维科夫四米远的地方响起了轻盈的脚步声。根据嗓音，根据模糊的人影，他认出这是莲娜。她在旁边停了下来，没看见诺维科夫，只是久久地眺望紧靠山头的信号弹的闪光——在瑟瑟作响的树丛中可隐约辨出她那苍白的脸蛋。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叫人难以捉摸的坚毅的神情。透过松林的吼涛，门砰地一

声开了，奥夫契尼科夫中尉穿着没扣扣子的棉背心，从窑洞里跑了出来。他用有点儿嘶哑的声音嚷道：

“你到底上哪去，莲诺奇卡？站住！”

“我本来不就站着嘛。嗨，您有何贵干？”她低声问道。“我自己会走到的。”

他走到她的身边，用恳求的口吻亲切地问道：

“上哪儿去？”

“去找侦察兵，他们离这儿不远，”她嘲弄地说。“我在你们连里呆不惯。你们跟侦察兵不一样，中尉……”

奥夫契尼科夫逼近她，用沉痛的、颤抖的声音说：

“怎么不一样？只要你愿意，我就是为你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愿意吗？你简直不知道！”

“嗨，没有这种必要！”她莞尔一笑。“那多蠢呐！”

这时，他绝望地说：

“哎，原来是这样？那我仍旧不放你走！你简直不了解我们这儿的人！”

奥夫契尼科夫紧紧贴近她，他俩好象溶成了一体，此刻莲娜立刻改口称“你”，鄙薄地、拉长声音地说：

“走——开，你对付不了我……你只会把事

情搞糟。你的嘴唇黏糊糊的，中尉……”

她将他推开，向一旁走去，而他倒退了一步，大声喊道：“莲诺奇卡，站住！”——接着，他急巴巴地朝她奔去。在他不知所措的叹息中和短促而犹豫的叫喊声中，有一种低三下四的、有损于男子尊严的东西，因此，诺维科夫皱起眉头。他站起身来，三步两步地朝军官掩蔽部走去。

一盏小灯闪烁着黄幽幽的灯光，把指挥所的所在地——军官掩蔽部照得半明半暗。室内空气温暖、浑浊，散发出一股军大衣和陈腐的干草气味。值班话务员古谢夫是个脑袋圆圆的小伙子。他将后脑勺靠在墙上，酣然入睡了。因疲倦，他的眉头抽动着，嚅起的嘴唇上粘着一支已熄灭了的自卷的纸烟，而耳朵上还夹着另一支卷好的烟卷。他的跟前有一个弹箱，上面放着一个饭盒，里面是剩下的黍米饭和一把木勺。饭盒旁有一个用唾沫蘸湿的变色铅笔头和一张从本子上撕下来的揉皱了的纸。纸上工工整整的几行字同面包碎屑混在一起。显而易见，他是边吃面包边写信的。诺维科夫朝纸上膘了一眼，纸上规规矩矩的小学生字体不由得使他噗哧一笑。信上写道：“你用不着吃醋，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女人，只有个护士，也不漂亮……”

他想问一下通讯员，营长是否来过电话，但又不忍心叫醒他。周围的战士们沉睡酣酣，不时

发出令人忐忑不安的呜咽和喃喃的呓语。诺维科夫坐到铺板上，接着和衣仰面躺到自己的老地方。他一合上眼，就好象陷进火星飞进的灼热的空气之中，陷入断断续续的嘈杂的人声之中。在这其中，模糊不清地浮现出莲娜和奥夫契尼科夫的面孔——原来又是一场习以为常的，古里古怪的，转瞬即逝的梦。

头顶上一声低沉的轰鸣把他惊醒了。他如醉似梦，一跃而起。

“什么？是呼号吗？”他声音沙哑地问道。“要接电话？……”

“远射程大炮击中了高地……”有人答道。

整个窑洞内弥漫着淡黄色的烟尘，充满了梯恩梯的气味。硝烟之中，跃然而起的战士影影绰绰地蠕动着。大家睡意未消，眼皮沉重地望着剧烈颤抖的窑洞顶部。顶部的圆木在头上低闷地迸裂、颤抖、移动。在远处，某种硕大无比、令人窒息的沉重的东西咔嚓一声从天上压了下来，震动了整个高地。再也听不到狂风的怒号，它被金属的爆裂声淹没了。

“远射程大炮……击中，”通讯员古谢夫面色苍白，低声挤出几个字来。“弹坑象……一幢房子……。”

炮长拉佳上士不大灵活地踮着一只脚，急匆匆地把另一只脚往马裤裤腿里塞，并对古谢夫吼

道：

“还在做梦吗，马大哈？喂，前沿阵地出了什么事啦？去问一下！……”他扣着扣子，抬头望了望诺维科夫，换一种声调补充说道：“大概开始了，大尉同志。听见吗？不象炮击。瞧，又要干它一场啦！”

顿时扬起宏亮的，抑扬顿挫的口令声。

“各就——各位。跑步就炮！”

“停，”诺维科夫小声说。他向大声喊呼号的古谢夫走了一步，皱着眉头一字一句地问道，“烈捷达方面有命令吗？”

“没有，”古谢夫双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低声地说。接着他又立刻向电话机俯下身子。一块块的土从掩蔽部的顶端掉了下来，打在电话机上，打在古谢夫的肩膀上。“什么命令也没有，”他一面无力地重复着，一面惊恐地揉搓着他那圆圆的、刚剃过的脑袋。

“把话筒给我！所谓通讯员，就该精通业务嘛！”诺维科夫严厉地说道。他不是从古谢夫手中去拿，而是一把夺下沾满汗水的、热乎乎的话筒。“烈捷达！烈捷达！岂有此理！那边怎么啦？烈捷达！你们是全都饿死了，还是怎么的？”他向通讯员瞟了一眼，“检查过线路吗？”

“我是烈捷达，我是烈捷达，”突然，听筒里传来了微弱的，蚊子般的嗡叫。这嗡声随即变得

大了起来，“谁在接话？命六号接话，命六号接话！命六号立即来烈捷达，马上来烈捷达！……马上！……”

“我是六号”，诺维科夫一面断断续续地说，一面瞧着弹箱上的饭盒。饭盒里满是黑乎乎的残羹剩饭。“出什么事啦？我就来！马上出发。”

他放下听筒，穿上精工缝制的，但已破旧的大衣，系好带手枪套的腰带。然后，他皱起清秀的鼻梁上的眉头，从枪套里抽出“TT”式手枪，轻轻地咔嚓一声把枪栓拉了出来，检查了弹匣，又重新推进枪把里。他默然不语，不慌不忙地做完这些动作，战士们也一言不发，紧张地倾听越来越强的炮弹的怒吼，时而望望大尉，时而瞧瞧地窖的颤抖的顶部。诺维科夫不知为什么一味地皱着眉头，眼睛也不往上看一看，用他那惯用的、略嫌粗鲁的声调——这声调与他那稚气、苍白的面孔是多么不相调和啊！——直接了当地命令道：

“烈麦什科夫，跟我去！”

装填手烈麦什科夫，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沉默寡言，性格孤僻，是个福星高照的战士，前不久因负重伤在梁赞市的家里休养了半年。他坐在铺板上，把自己结实的、眉头发白的脸膛转向诺维科夫——在他那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哀求的神情。他低声地说：

“我的腿……腿……”他皱着眉头，揉着膝盖，低下头去。“因为还要翻山越岭……我这腿，大尉同志。还是派别的什么人吧，眼前这条腿……”

“派别人？”诺维科夫反问道，机械地把手枪插进皮套里。“你说派别人吗？”

他知道现在要去什么地方，他之所以挑选了烈麦什科夫，是因为后者在家里已足足休息了六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诺维科夫炮兵连的战士们却一直不停地在打仗，一口气打到喀尔巴阡山脉。他认为他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何况烈麦什科夫又是连里的新战士。

“你是说派别人吗？”

烈麦什科夫沉默了。战士们也同样沉默了。

掩蔽部轻微地震动着，地板在脚下颤抖。在爆炸短暂的间歇中，还夹着好象从水里钻出来的一阵阵远处的机枪声。大家都明白，这并非一般的炮击，也不是前不久攻克卡斯诺市的鏖战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的值日大炮和机枪的互射。

烈麦什科夫来到炮兵连只有几天的功夫，他在家过得心宽体胖，满面红光，身上散发出一股自制烟丝味和油腻味。但是，炮兵连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只剩下了二十名老战士，在这样的时刻，烈麦什科夫竟然畏葸地拒绝上前沿阵地，

这使诺维科夫十分恼火。

“在我们炮兵连，命令是用不着重复的！”他严厉地说，接着，径直向房门走去，再也不去理睬烈麦什科夫。

“大尉同志！”

烈麦什科夫祈求地向前跟了一步，突然深深地俯下身子，连他那又红又壮的脖子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哼哼叽叽地揉摸着膝盖，低声说道：

“大尉同志，难道我……您毫不怜悯吗？啊？”

“毫不怜悯！”诺维科夫说着，就走了出去。

门开了，传进来一阵爆炸的轰鸣，随即门砰的一声又关上了。烈麦什科夫站在那里，脸色极度苍白，讨好地环顾四周的同志们，并且不停地揉摸着胸膛，痛苦地低声说：

“哎，你们这些野兽！……这条腿……毫无恻隐之心吗？！……”

“恻隐之心吗？饭桶！他想得倒美，这个梁赞佬。”拉佳上士扯着嗓门胡闹地大叫起来，把军帽扯到凸出的前额上。“他在后方大吃大嚼，自认为万事大吉了！对他下道命令，还非得三令五申！他是来打仗的，还是来给嘴上抹油的？”

炮长拉佳约摸二十岁。他身强力壮，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军帽戴得歪歪斜斜，不过这倒显得很别致。他衣着整齐，但不合军风纪，脚上蹬着